

上午十一時，唔好遲！

■廣州非凡大提琴重奏組的八重奏演出。



開拓新時段的音樂會，目的非只是因為晚上的黃金時段演出場地緊張，多少帶有拓展新觀眾的作用。香港管弦樂團九月開始的新樂季，仍保持晚上九時開演的音樂會，共有三套不同節目，安排在明年四月和五月，看來此一新時段已有捧場客了。同樣地，香港小交響樂團在香港大會堂大堂中午舉行的「免費午間音樂會」，今個樂季更已進入第六年，看來同樣受歡迎。

文、圖：周凡夫

■「中樂友」觀眾拓展音樂會「中樂盛會」鄭丞丞指揮竹韻小集在上環文娛中心的演出場面。



■「中樂友」觀眾拓展音樂會作曲家洪銘健被主持人趙慶中（右）邀請上台講解其新作品《盛會·孟蘭》。



不過，晚上九時和中午這兩個時段的觀眾對象，主要仍是「朝九晚五」的上班族，觀眾群仍和晚上演出的較接近，反而是「香港小交」在7月31日上午十一時在香港大會堂劇院舉行的「早晨美樂」，面對的卻會是新的觀眾群。其實，「中樂友」早前的三場觀眾拓展音樂會「中樂盛會」，亦刻意安排在上午十一時，筆者亦在廣州聽了一場同樣是上午十一時的音樂會，全都是在「新時段」開拓新觀眾的嘗試。

「中樂盛會」花了心思

三場「中樂盛會」安排在三個約四百多個座位的劇場式場館演出。西灣河入座觀眾人數約三百，香港大會堂二百多，首場在上環文娛中心劇院，當日傾盆大雨，十時多天文台更發出「黑雨」警號，出席人數自然大受影響。當日筆者冒雨自澳門趕回來出席，亦是首次在「黑雨」下聽的音樂會。

當日竹韻小集以二十五人的小樂隊形式來演出，就場地和效果而言，算是不錯的了，所選十首樂曲，加上司儀介紹，全長時間約為一個半小時，亦屬恰可。所選樂曲，大都各具不同地域的民族色彩，音樂形象與風格鮮明，不難欣賞，篇幅亦較短小，同時還可藉此介紹各曲中表現較突出的（獨奏或領奏）特色民族樂器，如三弦、板胡、手鼓、高胡、巴烏、嗩吶等，見出花了不少心思。只有本港作曲家洪銘健的新作《盛會·孟蘭》較長（約十分鐘），演出前趙慶中還將作曲家邀請到台上先行講解，力求打破大家對新作品的抗拒，能讓初接觸中樂的觀眾亦能接觸得到「現在」的「香港的」中樂，用意良好且應鼓勵。

「最愛大提琴」講精緻

事隔約十天，在廣州聽的「最愛大提琴」，同樣在上午十一時舉行，安排在星海音樂廳室內樂廳亦只約有四百多個座位；不同的是，這是廣州交響樂團「樂聚一小時」的系列性演出活動，且在週末的上午十一時，很顯然地，「系列性」包裝有助於市場推廣，週末上午亦較適合一周工作五天，或長短周工作的人士出席，因此當日所見幾乎滿座。

在這種情況下，「樂聚一小時」亦沒有要安排普及通俗曲目的壓力，選曲範疇亦可以寬闊得多。當日演出的是「廣交」的非凡大提琴重奏組，共有七位大提琴家，還邀請了「廣交」附屬青少年樂團的大提琴手周曉雯，得以演出八重奏曲目。為此，當日的曲目設計便刻意從庫默爾的大提琴二重奏開始，然後是巴赫的四重奏，佛瑞的《西西里舞曲》，諾伊爾·拉比諾維茲的《西班牙組曲》，克倫格爾的《幽默曲》，喬普林的《賣藝人》，這五首大提琴四重奏作品奏完，接上的是阿爾班尼茲的《塞維利亞》大提琴六重奏，最後「全班人馬」出場，演奏了兩首大提琴八重組，魏拉一羅伯士的《巴西的巴赫風格》第一首第一樂章，和伯恩斯坦音樂劇《夢斷城西》中的《今夜》。

這些大提琴重奏作品，大多是改編曲，其中有好些雖較冷門，但全都是很易欣賞的音樂。同時，除了場刊有曲目導賞，駐團指揮景煥在演奏前亦有講解，既照顧普及需要，又保持室樂演出的精緻格調的安排，能讓大家欣賞到大提琴不同組合的不同效果。

對象為輪班工作族群

可以說，這兩場港穗上午十一時的音樂會，手法有異同，風格分中西，「香港小交」的「早晨美樂」在演出後更提供「咖啡或茶」……目的都在以新時段來拓展新觀眾；但後來得知三場「中樂盛會」原以學生為對象，其實，早上十一時的音樂會觀眾並不限於學生，更大的族群應是輪班工作，無法參與正常只在晚上，或於週末及星期日下午舉行的文娛活動的人士。

此一族群為數相極極為龐大，這些行業最大的當是零售業、飲食業。很多離開學校的年輕從業員，自入行之日開始，便明白不易出席音樂會、話劇、舞蹈等演出，最後索性便放棄了。為此，早上十一時的音樂會，正好是讓下午三時後才上班的人士參加，所以，能將音樂會訊息傳達這兩大行業的從業員便很重要，以系列式定期舉辦便較有利，看來這是要拓展新時段的演出，需要較長時間來改變大家觀念很關鍵的所在。



■香港小交響樂團樂季冊中的「早晨美樂」音樂會資料。

仰望天廷 駛向地獄

—在北京看《帝國專列》

從中華世紀壇底層的地下劇場，駛出一列《帝國專列》，穿越非歷史的時空，留下一串現實笑聲。

由過士行編劇，易立明導演、新蟬戲劇製作、演出的《帝國專列》，是一齣令人嘻哈倒絕的喜鬧劇，好看、好玩、有趣、有味，學者不嫌其淺薄，民眾不覺其深奧，老少咸宜，各有所得。異於年來充斥影視、舞台的無厘頭之作，《帝國專列》既不感時憂國，大言誇誇；也不戲說惡搞，傷時罵世。編導者一本正經，隨口談諧，冷面滑稽，在歷史大敘事的縫隙，將帝國黃昏與中西文化碰撞這類沉重的話題，化作一系列荒誕不經的笑談。

這一回，過士行一反以往對世俗社會與邊緣人物的關切，將目光掃過清廷最高統治者慈禧和隨侍在她左右的近臣、親眷。他依照專制帝國的生存邏輯，毫無誇飾地為我們呈現了在高壓與恐怖中生存的人們出乎意料的機敏與難以置信的愚蠢。他用簡省的筆墨，點染活畫了光緒深沉的無力感、李蓮英的八面玲瓏、和齡的聰慧、約翰·坎培爾的癡情……在他筆下，慈禧絕不是一個腦殘的暴君，而是一個施治狠辣、萬機



■黃頌武演唱了《蝶戀花》、《牧歌》等多首歌曲。

耄耋之年 黃頌武葉佩英以歌抒懷

三位耄耋之年的著名歌唱家，日前於香港大會堂舉行「八十抒懷——黃頌武和友好聲樂響」。適逢八十大壽的男高音歌唱家黃頌武，特邀同為八十歲的女高音歌唱家葉佩英、男高音歌唱家姜嘉鏞等同台演出，獻唱《蝶戀花—答李淑一》、《我愛你，中國》、《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等經典曲目。歌唱家倪傑、李明、鍾永明、盧麗君、衛偉、黎草田紀念音樂協進會合唱團、草田合唱團，新聲國樂團亦有參與演出。

黃頌武一身黑色禮服出場，更顯精神矍鑠。他的演唱風格多樣，既展現《牧歌》的恢宏、《新貨郎》的俏皮，也有《沁園春—雪》及《蝶戀花—答李淑一》的抒情一面。他在會上感謝各位嘉賓、幾十年的老友「拔

刀相助」的義務演出和積極參與，他笑說：「我在年初聽音樂會時，遇見新聲國樂團的邱少彬總監，和他提起要辦音樂會。他一邊說我『八十歲都要出來搞搞震』，一邊問我要不要他指揮自己的樂團伴奏，但要求我演出《蝶戀花》，並為我編譜，使我喜出望外。」

提起「友好聲樂響」的主辦方，他說：「幸得黎草田紀念音樂協進會義助主辦，及林豪池指揮和一眾團員的努力籌辦，讓音樂會順利舉行。我希望藉此聲譽，多推動古典音樂事業在香港蓬勃成長。」

葉佩英則身着一襲寶藍色晚裝，高貴大氣。她先以廣東話向嘉賓及觀眾問好，又說自己「非常激動，幾日都沒睡好」。她在會上深情演唱了《我

獨斷的統治者。她為人處世的原則是：誰讓我一時不痛快，我就讓他一輩子不痛快。

《帝國專列》向人們講述一個可笑荒誕故事。然而其荒誕與可笑之處，不在故事，而在講述故事的方式——結構性反諷與無處不在的言語反諷。慈禧帶著光緒和軍機大臣到奉天祭祖，正當清廷國勢日頹、苟延殘喘之時，七、八年後辛亥革命推翻了滿清的帝制統治。極具反諷意味的是，追溯滿清入主中原歷史源頭的朝聖之旅，卻將列車駛向帝國的歷史終點。在戲劇中，反諷是一種並置的雙重敘事，一種使結果與劇中人主觀意圖恰恰相反的嘲弄手法，《帝國專列》仰望天廷、奔向地獄的雙重敘事，正是典型的情境反諷與結構反諷。

在演出過程中，時時引爆觀眾大笑的，是俯拾皆是、妙處橫生的言語反諷。例如君臣共商乘不乘火車去奉天祭祖：

慈禧：你們說怎麼辦？
鹿傳霖：（叩頭）老佛爺聖明。
慈禧：你倒說該怎麼辦？
鹿傳霖：老佛爺聖明。

其實，慈禧心知肚明，她明知這類答非所問、自保的虛應之詞空洞無物、毫無意義。她蔑視卻需要借此抬高身價、鞏固其至高無上的地位。她深知帝國鋪金擲彩的光鮮外表與意識形態宰製，必須依賴欺騙與自我欺騙才能維持。在某種意義上，慈禧本人也是一個反諷者。在編導者自覺或不自覺地多重反諷中，反諷者被反諷，



■葉佩英深情演唱《我的花兒》及《我愛你，中國》兩首曲目。

文：張岳悅
圖：主辦方提供

□《帝國專列》劇照



笑人者亦復笑於人。

又如慶善向約翰·坎培爾宣讀聖旨：「奉天承運，皇帝詔曰……一個外國人不遠萬里來到中國，任勞任怨……」皇家虛張聲勢的誇誇大言與毛澤東《紀念白求恩》的潛文本異質拼貼在一起，讓人忍俊不禁。這類言語反諷常常借助文類與語義的故意偏離來引發笑聲，在大笑中把真假、是非、善惡翻轉過來。

導演易立明大刀闊斧地刪去原作《大清專列》旁出斜逸的枝蔓，將劇情集中在宮廷內部自鳴得意又狼狽不堪的場景之中。舞台裝置簡潔明瞭，除一桌二椅和一道由檢場人推拉旋轉的二道幕外，台口醒目地懸掛一西洋古典式舞台台框。大紅的、繪製的台框，不無自嘲地告訴觀眾，這是一台仿製的偽歌劇，一台中西雜湊、不落理路言詮的笑鬧之作。一如在《三毛錢歌劇》的末尾，盜匪頭子尖刀麥基即將被處死時，台口一側突然出現一信使，宣佈英國女王命令釋放麥基，並贈送他一座城堡和一萬磅終身年金。在一片歡呼聲中，一幅奢華的猩紅絲絨大幕倏然從天而降。布萊希特說：「如果騎馬使者不以某種方式出現在舞台上，資產階級文學就會降低為單純描繪社會狀態的水準。」故意作假的可笑的結尾，既是對警匪一家的社會秩序的批判，也是對矯情造作的資產階級傳統歌劇的嘲諷。同樣的道理，矯情造作的西洋古典式台框與中國戲曲舞台的一桌二椅同在，既是對乘火車、請西醫、跳芭蕾舞、猶如一支擺弄新式槍炮的舊軍隊的清廷的嘲弄，也是對傳統戲劇成規的解構，甚至預告了末尾和齡與約翰有情人終成眷屬的俗套，其實也是一種反諷，一種對傳統戲劇成規曲終奏雅的滑稽模仿。易立明是一位不動聲色的調笑高手，他把鹿傳霖、那桐、瞿鴻機、世續等軍機大臣，統統貶為跑龍套的小丑；讓不男不女的太監在台口處戲仿《天鵝湖》中的四小天鹅橫貫舞臺；將慶善漫畫化（威風八面的慶王爺是提着一頂官轎的空殼瘋癲癲癲、丟三落四地跑上舞台的）……他挪用戲仿、嘲諷、調侃、揶揄各種話語碎片，隨心編排，混合成極具狂歡色彩的雜語喧嘩，形成一股衝擊正人君子高頭講章的反諷力量。

李漁道：「於嬉笑談諧之處包含絕大文章」。笑是一種力量，也是一頭怪獸，至今人們仍然弄不清楚笑的邏輯與笑的機制。笑可以暴露人性的乖謬、歷史的荒誕，也常常成為自矜高明者施虐於人的手段，時下更成為戲說玩鬧之作大賣特賣的消費品。《帝國專列》的可貴之處，在於悅人耳目、破人愁悶的短笑，並未淹沒其應有的社會承擔。

每台戲都有自己的特色與限度，不必強求。我喜歡《帝國專列》。但若能翻身自照，則更好。



■《帝國專列》劇照

文：林克歡